

编者按：

经历过高考的人，回首属于自己的那个盛夏，总有点滴难忘的记忆。一年又一年高考随时光流过，一届又一届的学子，在跨越这道人生的壁障时，感受着成长，也学会了选择。

我的三次高考

有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三次高考，他不是范进，他是我。

1979年7月，第一次高考。

高考那天早上，家父特别给我烧了一个营养菜——肥肉丁烩豆腐丁。我不知道这个叫法是否正确，但那鲜美的滋味，仍香香地在我的口角唇边。那时候逢年过节才吃到一点肉，平时基本上就是蔬菜，有时连蔬菜都没有，那就自己腌的咸瓜、咸菜下饭。成绩揭榜，中了。然后就是填志愿，等待。但是等啊等啊，成绩比我低的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而我的还是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身体。小时候调皮，把右腿胫骨摔断了都不知道。后来虽经医院动手术，还是留下了残疾。我选择了继续备考，腿也只能再去开一刀。于是，南通市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病房里，我开始边复习边准备手术。手术非常成功——直到现在，我的右腿里那块钢板跟我友好相处了近40年。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，还没完全扔掉拐杖，我就去上补习班了。

1980年7月，第二次高考。

结果还是没有录取！成绩是合格了，班级前三名，还不行吗？这一下，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家人也束手无策，我也只好回到了农村。这时离我的第三次高考还有5年时间。

这5年里，在家的我帮父母干农活，学无线电修理，学美术画画。有一年的12月31日，我还在田野里写生，天冷得手发抖，我仍然挥笔不止，想想明天就是新的一年，有一种叫虚度时光的恐惧侵袭上了心头。这一幕到现在仍历历在目，教会我要珍惜时间——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啊！决定第三次要参加高考，是因为我们村里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居然考上了大学！

我问清缘由后，立马跟父母要求。可怜两鬓斑白十指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硬是咬牙哪怕借钱也要供我上学。可借钱也不容易呀，临开学的时候，去交学费，还欠十几块。好心的补习班老师，竟然同意了我过一段时间再补交。有了这样的铺垫，我能不下定决心，明年一定要考上吗？我能不好好听老师上课吗？我敢马马虎虎对待老师的作业和每一次考试吗？

那时晚自习下课后，还允许我们留在教室里自习一会。我一般都要安静地写作业到12点。回宿舍，忘了打开水——也没有多余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冬天的晚上，我换了拖鞋，直接到河里冰水中泡泡脚，回到床上用干毛巾擦啊擦啊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有时候离开学校太迟，门卫把门一锁，睡了。我就干脆爬铁门。

1985年7月，第三次高考。

坐在考场上，看到旁边有同我一样的历届生，也有面孔明显稚嫩的应届生，我感慨万千：人要成熟，不经历一次高考，行吗？全班成绩第一的我，考上根本没有悬念。

大学读的是师范，所以我现在，也很乐意成为天下莘莘学子参加高考，做一人梯。我算不上一个巨人，但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，看得也会稍微远一点吧！

（1979届高中毕业生 袁雪成）

非典那年的泪与笑之“战”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再回眸，我的高考竟已过去了16年！

2003年，高考第一次被提前到了六月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当真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“少了一个月复习时间”这种焦虑是不存在的，有的只有“早死早超生”的窃喜。

我记得考试第一天万里无云，真是个好天气。我像往常一样骑个自行车就去了考点——当时还在中山路上的江南中学。爸妈象征性地护送了一下，理由很有意思：别人都去送考，我们若不去，将来过意不去。我还为此不高兴：都成年人了，这点小事搞不定吗？于是第二天起我就独立自主了。考场里按惯例不能开电风扇，有志愿者抬来冰块降温，装在蓝色的大塑料箱里，嘶嘶地冒白气。考场里静静的，让人莫名心安。

2003年，非典疫情。进考场前，设置了当时算很先进的耳温枪和额温枪。测体温过安检，这大概是一段“前无古人”的经历吧？我们就在“嘀嘀”声里走进考场。当年，大约从三月起，我们每天早晨上课前，都要先交晨检单。年轻的班主任严阵以待，关怀备至。我曾因精神不济趴桌上而被当成发烧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是无比温情。似乎新闻里严重的疫情报道并未影响我们的心情，至多我们只是在复习政治时想想：今年高考，会从“非典”疫情这块出题吗？

2003年，江苏高考第一次实行“3+1+1”模式，此前是让人捉摸不透的“小综合”和让人闻风丧胆的“大综合”。数学正式开考后，才做到第三道选择题，就隐隐感到大事不妙。我几乎是以做后面大题的架势干完选择和填空。时间是不敢去算了，反正以往老师说的“把握做题节奏”，我也顾不上了，真的是能力有限！做到倒数第二题时，我用手指着一字一字读了两遍，硬是没看懂啊！心想着完了完了，我可不要复读啊！上午考完语文后的风平浪静已经完全不见了。考场里氛围压抑，我无比清晰地听着自己的心一下一下地跳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年出数学试题的是葛军“葛大爷”。

因为遭遇数学的“滑铁卢”，知耻而后勇的我在最后一场历史考试中完美逆袭。考完数学，我是真的怕了，强迫自己去看书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无比清醒地想：已经down到谷底，事情还能更糟糕吗？只能把下一场的失分降到最低才有希望。然后我起床，拧亮台灯，硬是把六册历史书又温习了一遍，一直看到破晓。

现在想来，长大是什么呢？是心智的成熟与独立，是学会为自己选择未来，并且能够承受一切结果，不管是好是坏。高考能有幸经历一次，我们无疑都是幸运的。有些东西我们其实可以自己给自己，比如坚韧、果敢、自信，还有选择的权利。

（2003届高中毕业生 祝佳）

捧出心火，燃亮青春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已经过去五年的时间了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高考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似乎已经不甚清晰了，但这种“不清晰”，似乎正是高考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，因为彼时我眼中所要追寻的“未来”，也不过只是两个略显空洞的汉字，是一小片可望却尚未触及的，模糊的轮廓而已。但我是怎样在一团朦胧的晨雾里，双手捧住心头那团簇簇的火，慢慢地、小心地去试探前路，渴盼最终那一道光芒万丈的晨光，这个过程在我心里却无比清晰。以这种方式被点亮，被燃烧，或许是最不辜负青春的做法吧？

高考之前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一模二模成绩都还算令我满意，一次高出本一线二十多分，一次高出十分，但我却十分惶惶不安，因为之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这一次我能够像度过模拟考试一样顺利度过高考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反复的怀疑，猜测，让我神经绷紧。

那段时间父母也为我耗尽了心力，整个高三学期我都是走读的。最后的一段日子里，父亲每每在校门口等我到深夜，待我坐定还要装作不经意地讲：“你老妈怕你晚上饿，让我带点东西给你吃。”我的心里就涌起无数难以明言的情绪。无数个夜晚，明灭的灯影掠过我身畔，我捉也捉不住。每当情绪上来头痛难忍，每个不能安枕的夜里，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反反复复地问自己：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？为什么我要这样脆弱？

我至今还记得高考前夜，我心绪不宁，翻来覆去，耗到凌晨两三点才堪堪合眼入眠。第一天的语文本是最最拿手最可以抓分的科目，但一出考场，我就知道自己发挥差了。所以之后的数学，也只可以尽人事，听天命。第二天的英语倒还算正常发挥，第三天的政治和历史，也并没有出什么刁钻古怪的难题。但总之，我的高考是在极其失落的情况下度过的。是的，是失落。我并没有懊悔到痛哭流涕，也没能做到立刻抛开一切去拥抱美好的暑假，只是很失落。因为我隐隐感觉到，我似乎不能得到我所想要的结果了。

出分那天我无比紧张，一度以为会差到离谱，但是也还算好，并没有到令我无法接受的地步。

机缘巧合之下我学习了历史，虽然与它磨合的过程不甚愉快，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奇妙的值得珍惜的缘分。若非如此，我不会遇到我本科的班主任，不会加入合唱团结识到好友，或许也不会那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，努力拿下每年的奖学金，更不会选择继续读研。

在某种程度上说，高考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真正意义上的人生，那时刚刚开始。自此如何选择，如何规划，一切都是从头再来。我至今，也仍在奔涌的浪潮里浮浮沉沉。

（2014届高中毕业生 许懿）